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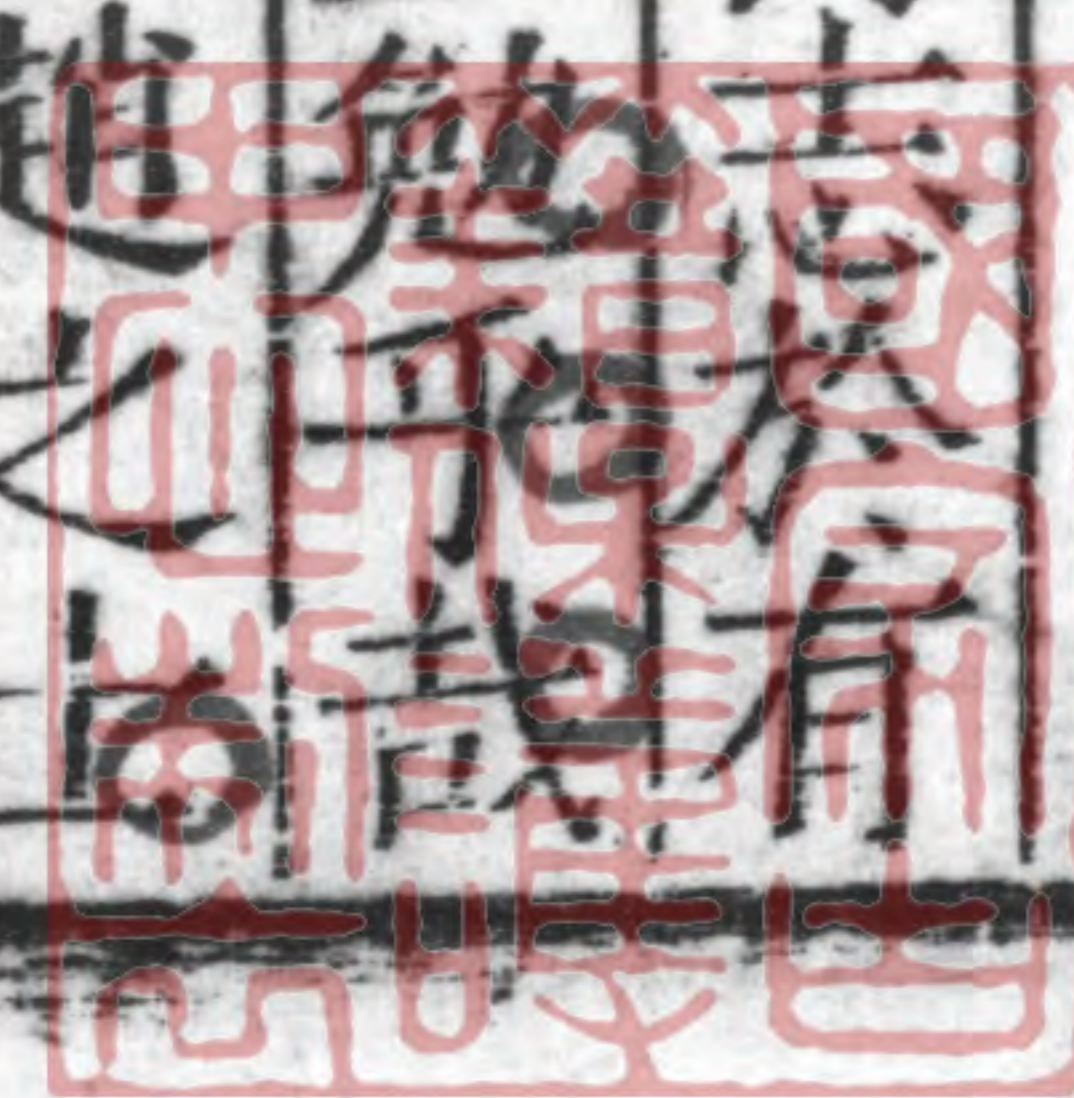
韓文卷之二十

序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
 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疆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
 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
 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
 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
 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句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府州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

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
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
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
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
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
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
陝南至號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
之間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詩以
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
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
子之興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

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
未學者可也俞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
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
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
以與之游乎楊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
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
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
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
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和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

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
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謂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
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
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
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
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
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
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
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惜之於
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
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

於世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執爲而執傳之猶夫鳥
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
且不脫焉弱之肉疆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
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
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
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旣重
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楊支使序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爲多賢與之
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羣與博之爲人吾知之道
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

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皆可信而得其爲人矣。愈未嘗主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侍言於門。其來而鎮茲土也。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爲邑於陽山。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附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庶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

吾之心也。謂我爲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送何堅序

何於韓同姓爲近。堅以進士舉於吾。爲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爲博士。堅爲生。生博士爲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爲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道於湖南爲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堅爲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爲屬道。得堅爲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第。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吾聞鳥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爲潁川。是鳥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

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
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
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邠之
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
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音宛蟪音誨善音善扶輿音輿磅音磅磚音磚
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邠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
蜿蟪扶輿磅磚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
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楠柏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
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吾又未見

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邠人而
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
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
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
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
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存詭
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
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
魏蕖之詭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

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續在廷之臣爭言
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
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
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
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孟秀才序

今年秋見孟氏子瑄於郴年甚少禮甚虔手其文一編甚
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
諳之矣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累累見孟氏子焉其
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
師雖不有請猶將疆而授之以就其志况其請之煩邪京

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
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疆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
將疆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况其細者邪

送陳秀才彤序

讀書以爲學纘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闢靡也蓋學所以
爲道文所以爲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
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
下頎然其長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爲人
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
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
交譽也又以信吾言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

策焉以考其文則何信之有故吾不徵於陳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王秀才序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駟音寒臂子弓子弓受易於

商瞿子輅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墳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旣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荆潭唱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和詩者愈旣受以卒業因仰而言

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患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斐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恠雕鏤文字與常布里閭樵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諸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予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迂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帔首韡_韡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鞬_韡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其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_句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焉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

拜于門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
愈言為使歸之獻

韓文卷之二十終

文卷之二十一

序

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
橫波之石廉利侔劔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
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
家皆烏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為宇然後可告以出
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待罪於
斯且半歲矣有區音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
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虚者
聞人足音蹙蹙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

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
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
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送張道士序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
中爲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
法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爲詩以贈而
屬愈爲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况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
嵩山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恨無一尺
捶爲國答羌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

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
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平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
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寧
當不俟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
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孰柿栗
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既非公家州且復
還其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
爲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功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
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

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九秋之於炎伯倫之於
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
不齊音其裁彌更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
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
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
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
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
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
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進利害必明無遺錙
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
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

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
隨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
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開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大小咸臣
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
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
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
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
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
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

右庶子韓愈執事。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憫
憫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
壯，迹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
直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直誠知人士不通經
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

昔疏庸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
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
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
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
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

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
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邊觀
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
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
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
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
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
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
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皆其樹曰某
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
莫不加敬，戒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

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權秀才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下和之置多美玉。卓犖瓌怪之士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公既平汴州。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爲軍司馬。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于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成賦詩以贈之。

送湖南李正字序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日爲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爲民日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爲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離十二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爲先輩。成德李生温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

周君桓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饑聚而館之疏遠畢至祿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爲詩愈最故又爲序云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切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如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玉良造父爲

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垣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疆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

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
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
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
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士
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
退愈爲之序云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
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
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馬苟無良
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

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烏
公以缺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
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爲才於是石生爲嫌以禮爲
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
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
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
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
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
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
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
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

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一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旣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及旣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

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音帆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踈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音薙而禽獮音淺。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音耽浮羅流。求毛人夷。宜之州林邑扶南。真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

人船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厲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徃徃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徃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矣也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徃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

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
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
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
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
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
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
其議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
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
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
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
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力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

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音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
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三州奏課
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
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
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送鄭十爲校理序

祕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
集賢殿別置校讐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爲大學
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
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祕書
所有不能處其半書目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

長安尉選爲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誨好古
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
矣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
於東太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三爲屬吏
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
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施以
已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耶今生始進仕獲重
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其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
賀也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
六行印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
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爲詩五韻且屬俞爲序

詩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才子富文華校讐天祿閣壽觴
嘉節過歸騎春衫薄鳥哢藉正交加楊花共紛泊親交誰
不羨去去翔寥廓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
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
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
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
意又妙能爲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
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

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印其翻而忘之以文辭也若
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山
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
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
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
屬胸臆也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
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爲宰相洋州許使君
爲京兆忠州白使君爲中書舍人李使君爲諫議大夫黔
府嚴中丞爲祕書監温司馬爲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
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爲大卷家有之焉慕
而爲者將日益多則分爲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石鼎聯句詩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舊
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
其寄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
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
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
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
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
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卽援筆題其首兩句次
傳於喜喜踴躍卽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
而已乎卽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

爲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
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卽又爲而傳
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
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竒也畢卽傳道士道士高
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竒不可附
說語皆侵劉侯喜益息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
之如響皆頽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
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
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
之卽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
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聲

爲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
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
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
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閒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
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卽退就
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
曙鼓鼗鼗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
不見卽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
怪久不返卽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
問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
豈其人耶韓愈序

石鼎聯句詩

巧匠斲山骨。列中事前業。師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
 喜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彌明外苞乾。蘇文中有暗浪。
 驚師服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喜謬當鼎。鼎間安使水。
 火爭彌明。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師服上比香爐尖。下
 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掛萌彌明。一塊元氣閉。
 細泉幽竇傾。師服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喜方當洪鑪。
 然益見小器盈。彌明皖皖無刃迹。團團類天成。師服遙疑
 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上為孤髻。擗彌明。或
 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鎚。師服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喜
 何當出灰炮。徐也無計離鉞。彌明陋質荷。甚酌狹中愧。

細作

提擎師服。豈能煮僊藥。但未汗羊羹。喜形模婦女笑。度量
 兒童輕。彌明徒示堅重性。不過升合盛。師服旁似廢轂。仰
 側見折軸橫。喜時於此。蚺窠微作蒼。蠅鳴彌明以茲翻溢。
 愆實負任使誠。師服常居顧。野地敢有漏洩情。喜寧依暖
 執弊不與寒涼并。彌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喜迴旋
 但兀兀。開闔惟鏗鏗。師服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
 俎豆古。不為手所撻。徐庚磨龍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願君
 莫嘲諷。此物方施行。彌明

韓文卷之

